

连 丽 如 讲 述

王天君 贾建国 整理

北方文艺出版社

程咬金大闹瓦岗寨

北方文艺出版社



程咬金大闹瓦岗寨

连丽如讲述

王天君 贾建国整理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姜录
插图：

程咬金大闹瓦岗寨

Chengyao jin Da nao Wagangzhai

连丽如讲述 王天君 贾建国 整理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8/16 ·字数108,550

1987年1月第1版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904

统一书号：10360·89

定价：0.96元

目 录

第一回	卖私盐大闹东阿县 伤巡捕囚禁南监房	1
第二回	斑鸠镇咬金卖竹箆 会英楼俊达访良友	17
第三回	汝南庄夜练开天斧 小孤山双雄劫皇杠	29
第四回	尤通巧计搭灵棚 秦琼三探汝南庄	46
第五回	秦叔宝岔道两肋庄 程一郎大闹登州城	62
第六回	众好汉结盟贾家楼 程咬金挥斧劈辕门	81
第七回	众盟友劫狱反山东 程知节怒斩孟洪公	100
第八回	诈潼关三挡靠山王 误石峪九战花刀帅	117
第九回	劈总兵走马取金堤 战翟让三斧定瓦岗	135
第十回	探地穴得冠袍带履 拜纛旗做混世魔王	151

第一回

卖私盐大闹东阿县 伤巡捕囚禁南监房

隋炀无道人伦丧，群雄四起兴大唐；
混世魔王不混世，开天大斧荡沙场。

四句俗词道罢，引出了一介莽夫诛奸佞，匡正义的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来。

话说隋朝末年，在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小篦子村住着一位英雄。此人赫赫有名，姓程名咬金字表知节，小名叫一郎，因为长得太丑了，还有个乳名叫阿丑。程咬金自幼丧父，上无兄下无弟，孤儿寡母，家中特别贫寒。母亲莫氏老夫人给人家浆浆洗洗，缝缝补补，凑合着过穷日子。程咬金从小念不起书，一个大字不识，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抓土扬烟，游手好闲。饿了就抢馅饼，抓切糕，打遍街，骂遍巷，三十里五十里没有不知道的，楞打出一个外号来，人称净街太岁程老虎。说他胆大，皇上敢骂，娘娘敢揍；要说他胆小，耗子一龇牙，吓得他往被窝里钻。要说他聪明起来，什么事一省就会；要说他傻上来，比傻瓜还傻。

这一天，程咬金在街上正溜达呢，迎面碰上了四个人，

是朱五、杨六、吕七、马八。这四个人见程咬金来了，满面赔笑地说：“哟，程大爷，我们哥四个正找您呢。”程咬金也龇牙一乐，“小子，找程大爷有事？”“想找您商量点事。”“商量什么事？”“程大爷，您都是卅岁的人啦，也没个营生，咱们想主意做个小买卖怎么样？”程咬金说：

“做买卖？好哇，可咱们没有本钱呢？”四个人忙说：“要有本钱呢，我们就不找您啦！”程咬金眉头一皱：“噢，你们哥四个想做什么买卖？”“咱们的买卖是这样，这儿离盐滩最近，到那儿推点盐上镇里去卖，你看怎样？”程咬金可不懂，从汉朝汉武帝时起，盐和铁就不准私人买卖，全归国家所管。国家允许卖才能卖，而且要上税，不准卖私盐。程咬金听说去卖盐挺高兴，说：“卖盐？好吧！就听你们的。给我找辆小车，我去推，你们四个人去卖。我是掌柜的，你们是伙计。”四个人见程咬金答应了，甬提心里多高兴了。四个人立即找来一辆小车，程咬金个儿大力气，没费事就从盐滩上推回一车盐。

朱五、杨六、吕七、马八哥四个跟着程咬金把盐推到斑鸠镇，四个人卖，程咬金一个人吆喝：“嗯，乡里乡亲们，卖私盐啦！卖便宜私盐啦！”哥四个一听可吓了一跳：“程大爷，您别喊哪！卖私盐有嚷嚷的吗？”程咬金还不愿意了，“这怕什么的？我卖私盐多给呀！”正说着，一个老太太拿着小碗过来了，程咬金迎上去说：“老太太您买盐哪？买多少钱的？”老太太伸手掏钱递给程咬金，“给我来一个大钱的吧！”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个小碗，“老太太，您这个小碗能装多少？回家拿筐箩去，换大家什。”老太太听愣了，

“哟，一个大钱给一筐箩？”程咬金乐了，“老太太，咱这盐没本儿，您给钱就多给盐。”“那敢情好了。”老太太回家拿出来一个小筐箩，程咬金告诉这四个伙计多给。四个人没法，只好给老太太满满装了一下子。老太太端着一筐箩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逢人就说：“他婶子、大娘啊，卖私盐的来啦！快买去吧，多给。”老太太这一宣传，真是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天，全斑鸠镇就都知道这份卖私盐的便宜，买主可真不少。卖完了，程咬金就到海边上去推，看盐的人都认识这位净街太岁，谁也不敢惹他，任他随便推。可是谁家能吃多少盐，买一次够吃半年的，卖了三天就卖不动了。这哥四个又给程咬金出主意，“程大爷，斑鸠镇上的住户差不多都买够了，咱们上大地方去卖，您看怎样？”“上哪儿呀？”四个人说：“城里头住户多呀！”程咬金一听，对呀！哈腰推起小车，“走！上县城卖私盐去。”“程大爷，这会儿别去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五个人推着盐车就来到了东阿县，把车停在十字街前，程咬金就喊上了：“卖私盐啦！卖私盐啦！”老百姓一听卖私盐的来了，全都知道卖私盐的比盐店给得多，都排队上程咬金这儿买盐。程咬金呢？有的是力气，卖完了就到盐滩去推。这样一来不要紧，可惹恼了一家，谁呢？东阿县南门里的盐店。掌柜的纳闷呀！心说：这盐是家家必用的东西，我怎么半个月没开张了？就把伙计叫过来，“你到街上去打听打听，怎么没人买盐哪？”伙计到街上转了一圈儿回来了，“掌柜的，咱们这盐店没法开张，十字街前鼓楼下有个卖私盐的，钱少给得多，谁还买咱的盐哪。”掌

柜的一听火了，“卖私盐是犯法呀！谁这么不要命了！”伙计说：“你说犯法不行啊，他们真多给呀！”掌柜的越听越来气，“他们多给，咱们不关门了吗？去！找盐巡去。”

盐巡到了十字街一看就愣了，原来是净街太岁程老虎在这儿卖私盐。盐巡也怵他，你说不管吧，自己是干这个的，管吧，谁不知道这位程咬金呀！你要惹着他，他那大巴掌象小蒲扇似的，谁受得了他“扇”呀！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对，管不了卖盐的，我还管不了买盐的吗？盐巡这招更损呀，他在旁边盯着，看见谁买盐就跟人到家里去，“你买私盐犯法！”“我在大街上买的。”“费话！大街上就是私盐！罚款！一个大钱的盐罚一吊钱。”“买一个大钱的盐，就罚一吊钱？”“对了。不认罚，就跟我走吧！”买盐的说：“我认罚吧！”就这样，盐巡挨个的借机敲诈买盐的老百姓，这消息一传出，就没人敢买程咬金的私盐了。

程咬金见没人买盐啦，就问四个伙计。这哥四个早就听说了，没敢跟程咬金说，今儿个见程咬金问，急忙说：“程大爷，咱们这盐卖不出去了。”“怎么卖不出去啦？”四个人说：“咳！程大爷，你真的不知道咋的？盐巡不敢管你，专治买盐的老百姓啊！买一个大钱的盐罚一吊钱，那谁还敢买咱们的盐哪！”程咬金挺奇怪，“盐巡干嘛管这事呀？”朱五说：“程大爷，您是不知道，咱们卖的是私盐，盐巡专门管卖私盐的，就咱们这个卖盐法，人家能不管吗？”杨六眨了眨小眼睛，接着说：“咱们要开个盐店就没人敢管了。”程咬金问：“有盐店吗？”吕七说：“东阿县南门里就有一家盐店。”“噢，那么这盐店要归咱们哪？”马八说：“那

敢情好了，咱们开的就是官家的买卖了。那就没人敢管了，买盐的是非买咱们的不可呀！”程咬金眼珠一转有主意了，

“那好！这准是盐店买通盐巡来把咱们给治了，你们甭管了，回家吧！”四个人就问：“程大爷，你要干什么？”程咬金说：“甭问了。”四个人回家了。程咬金也回家，他从小屋里把铡刀片找出来，在磨刀石上磨得又快又亮。天晚了，程咬金用褂子裹铡刀片，跟莫氏老夫人说：“娘，您该歇着就歇着吧！今儿晚上我去帮工。”莫氏老太太忙问：“丑啊，你上哪儿呀？”程咬金说：“给人家铡草去，一会儿就回来，您睡觉吧。”莫氏老夫人也没往心里去，程咬金从家里出来直奔东阿县。

程咬金到了东阿县天已经黑了。来到南门里盐店门口，盐店已经上闸板了，程咬金从门缝儿往里一看，掌柜的劈里啪啦正打算盘哪！程咬金一推门就走进了盐店。到了柜台跟前，把铡刀片往柜台上一拍，把掌柜的吓了一跳，“唉哟！这不是程大爷吗？”小伙计在旁边正收拾哪，一看是程咬金，脸都吓白了。程咬金双眉倒竖，大眼圆睁，“少他妈费话，告诉你们，我是卖私盐的，这买卖没法做了。我看这盐店不错，这买卖得归我，要是愿意，明天给我改字号，改为程家盐店。要是不愿意你看见这个没有？”说着用手一指铡刀，“我让你们脑袋挪挪窝儿。”伙计用手一摸脖子，“别价，脑袋一挪窝儿，吃东西就不香了。”程咬金把嘴一撇，“怕死呀！怕死你们给我滚蛋。”掌柜的一琢磨，要是硬顶，知道程咬金浑劲儿一上来，甭说我，他谁也不怕。谁敢惹呀！眼珠一转，跟程咬金说：“程大爷，您先坐下。”说

着冲伙计一使眼神儿，“给程大爷沏茶。”伙计嘴里答应，心里可明白：掌柜的是让我快走，叫人去。他就从柜台后头出去奔后院了。程咬金在柜台上一坐，掌柜的知道伙计走了，就假意对程咬金说：“程大爷，您不是让我改字号吗？咱们明天就改。可是，您得等会儿，我把货给您盘点清。咱们这儿还有多少盐？外边谁欠咱们多少钱？咱们还该外头多少钱？把帐给您算清楚喽。”程咬金一听这掌柜的服了就行了。掌柜的假装算帐，程咬金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外头有人喊嚷：“出来出来！姓程的你出来。”程咬金一听外边来人了，哗啦啦地锁练响，心说，好哇！盐巡又来了。他往外一蹿就出了盐店。众盐巡往上一围，程咬金一伸拳头，打在一个盐巡的身上，“扑通”一声把这盐巡就打了一溜滚儿。程咬金虽然力气大，但是他不会武艺，再说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十几个盐巡往上一拥，上头有人一拽，底下有人一抄拐子，就听“扑通”一声，程咬金就摔在了地上，几个人一按，把程咬金五花大绑捆上了。班头说：“走！把程咬金押到县衙。”程咬金站起身嘿嘿一乐，“小子们，上县衙？甭说县衙，皇上俺也不怕。”大踏步跟着盐巡直奔县衙而去。

盐巡押着程咬金到了县衙，暂时关押在班房。天亮了，县大老爷升大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两旁一站。这位知县姓李叫李连升，做官还比较清正。盐巡到了大堂之上，往地下一跪，“启禀县大老爷，有个卖私盐的程咬金，砸盐店、打盐巡，我们把他捉到县衙，现在班房关押听候发落。”李连升点了点头，“把程咬金押上堂来。”盐巡押着

程咬金上了大堂。知县李连升往堂下一看，程咬金这个儿，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目，兰瓦瓦的一张脸，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眼好似铜铃，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岔，咧腮颔，扎里扎虬的红胡须，就好像掐了鼻儿去了尖儿的钢针洒上一把红硃砂，押耳毫毛也是红的，好似抓笔一般过了顶梁。程咬金长得虽然寒碜，可是透着喜幸。脑袋上没带帽子，挽了个牛心发纂，光着脚，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在大堂上一站，“哪位是县大老爷？”李连升一听，这是犯罪的罪人吗？好象是上我这儿串门来啦。一拍惊堂木，“下面可是程咬金吗？”程咬金说：“不错，是我呀。”“见着本县为何立而不跪？”程咬金把嘴一撇，“嘿嘿，小子。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让我给你下跪，恐怕我磕膝盖硬，把你跪化了！”李连升吸了一口气，问道：“程咬金，你是卖私盐的吗？”“不错，正是程大爷。我说你姓什么呀？”李连升说：“本县姓李。”“你叫什么名字？”李连升答道：“李连升。”程咬金又问：“多大岁数？”“本县三十二岁。”程咬金还问：“娶媳妇没有？”县太爷一听就火了，“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呀？你是犯人哪！”程咬金一乐，“噢，我是犯人。不错，卖私盐的程咬金，有个外号净街太岁程老虎。小子明白了吗？”李连升说：“咱们把这‘小子’免了行不行？”程咬金一摇头，“不行，这是我的口头语。”李连升压住了火，问程咬金：“你既然敢在东阿县卖私盐，看起来就有人给你撑腰啊。”程咬金乐了，“小子，你算说对了，我一个人也没那么大的胆子。”“那么还有谁呀？”程咬金瞅了李连升一眼，“我

大哥呀！”县大老爷一听，心说，你别瞧程咬金这样，还真说实话，没他大哥他还真不敢做这个买卖。便问道：“你大哥姓什么？”“姓李呀。”李连升又问：“叫何名字？”程咬金说：“叫李连升，今年三十二岁。”县大老爷气坏了：

“哪！程咬金，你敢要笑本县！”程咬金一听，“小子，我告诉你，私盐是我卖的，盐店是我砸的，盐巡是我打的，你看着办吧！”李连升一看程咬金还真横，“来呀，把程咬金按在大堂之上，重责四十。”衙役们过来把程咬金按在大堂之上，把他的中衣褪下去，举板子就打，头一下叫举火烧天，“啪”打在程咬金的身上。象程咬金这样的人，一没花钱，二在官面上不认识人，谁能给他留情啊！等四十板子打完了，县大老爷李连升往下一看，这程咬金“呼呼呼”睡着了。心说，敢情这程咬金皮粗肉厚不怕打呀！要说明程咬金真睡着了，那是瞎说，程咬金的意思是让他看看，我姓程的不怕，滚了堂了。县太爷没办法，因为程咬金虽然卖私盐，砸盐店、打盐巡，可是他没有人命呀！不够死罪，就吩咐下来：“把程咬金押入南监！”

衙役带着程咬金到了南监。南监门口的上头有个老虎脑袋，名叫“吞护”。这个老虎最善，能把人吃进去，还能把人吐出来，所以叫“吞护”。牢头姓李叫李二，外号叫小刀子，特别厉害，凡是认识他的，都叫他小刀子李二。押送程咬金的人用手一拍南监的门“啪啪啪”三声，“给你送来一个犯人。”李二说：“好吧，进来吧！”程咬金进了南监，李二把牢门关上，带着他进了牢房。程咬金往这儿一站，李二转着圈儿看了看，“你叫什么？”“姓程名咬金，你就叫

我程大太爷吧，小子。”李二一声奸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南监吗！”李二说：“甭说你，就坐凶犯、强盗到了这儿，也得老老实实的。你别太爷长太爷短的，我们这儿有我们的规矩。”程咬金问道：“你们这儿有什么规矩呀？”李二问：“我问你，这靠山的……”程咬金说：“烧柴方便哪！”李二又问：“那么靠河的呢？”程咬金说：“吃水摸鱼方便哪！”李二嘿嘿一乐：“你挺明白呀！象我们这儿，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这南监里连个南北垅都没有。我们靠什么呢？”程咬金心里明白，这是跟我要钱呢！“听你这话，是想跟我要俩钱呀？”李二说：“咱们这是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你把钱交给我，今天先花你的。”“那么我要没钱哪？”小刀子李二把脸往下一沉，眼珠一翻，“没钱？那好办哪！你看见没有？这儿有站笼，让你尝尝什么滋味！”程咬金一看，旁边有站笼、押床、老虎凳。心想，光棍儿不吃眼前亏，不是你治了我，就是我治了你，“李二，你要钱哪？你看！”程咬金往自己怀里一努嘴，“要钱有的是，可是我戴着手铐子、脖锁子，没法给你拿，你自己拿来。”小刀子李二一看，“哈哈，你早这么说，不就省事了吗？”他走到程咬金跟前，伸手就往怀里摸，程咬金给他来个冷不防，两只手就把小刀子李二的脖领子给攥住了，往后一闪身，把李二甩在凳子上按住了，转身儿把大屁股往小刀子李二肚子上一坐，“嘿嘿，小子！跟我要钱？你是错翻眼皮了！小子，你打听打听，有名儿的净街太岁程老虎，到哪儿也没花过钱。”小刀子李二个头儿小，身子又单薄，程咬金块儿大，大屁股压得他受不了，

“哎哟……程大爷您慢点坐。”“慢点？我问问你，这钱你还要不要啦？”李二吓坏了，“程大爷，再也不敢跟您要钱了。”程咬金说：“那好，把手铐子给我打开。”李二说：“大爷，这可不行。这是王法，我不能随便给您打开呀！”程咬金瞧了李二一眼往下一坐，再看小刀子李二脸色煞白，眼珠子都有点努了，气也喘不匀了，“哎、哎，大爷，我给您开开还不行吗？”说着话冲旁边的小狱卒就嚷：“快着点，给程大爷开开！”狱卒说：“李头儿，我没钥匙呀。”李二真急了：“混蛋！这不是在我腰里带着哪吗！”狱卒从李二的怀里把钥匙解下来，赶紧把程咬金的手铐子打开了。程咬金活动活动手腕子，“这还不大离儿，你不是小刀子李二吗？我告诉你，你看见了没有，这些犯人这么脏，我能跟他们住一块儿吗？你得给我找一间干净的屋子。”李二连连点头，“这好办，天字第一号那间房最干净了，不花钱根本住不上。您就住那间怎么样？”程咬金说：“好。我还有话得跟你说……”李二说：“您快着点说，我都快放炮了。”“你让我跟大伙儿吃一样的不行，我得吃好的。”李二说：“您吃什么？”程咬金说：“我也不能过于难为你，你挣这俩钱也不容易。对面就是包子铺，你给我一顿两屉六十个，一天三顿，你答应不答应？”“我答应，我答应。”程咬金说：“还有一样。”李二实在受不了了，“大爷您快说。”程咬金说：“给我预备一套干净的铺盖。”“这好办，我刚给我爹做的里面三新的缎子被褥还没得盖哪！我回家给您取去。”程咬金说：“还有一条。”李二说：“您快说吧！”“我吃完包子渴了，你得把小叶儿茶给我沏上。”

李二说：“行。”程咬金双眉一挑，“还有一条，每天晚上你把夜壶给我烫干净拿进来，第二天早上给倒喽。”李二真没办法，不答应他不起来呀，“成，准办得到。”程咬金接着说：“冬天，你得把被窝儿给我焐温和了；夏天，我往这一躺，你给我拿着扇子扇蚊子；春秋季不冷不热，程大爷我闷得难受，你得跪在地下，扛着我的两只脚，给我挠脚心解闷。”李二拿眼睛一膘，程咬金这两只脚二年都没洗了，要多臭有多臭，“这……”程咬金说：“你不答应？”屁股一使劲，李二的声音都差了，“我……我答应。”说着话，程咬金站起来了。小刀子李二可不敢惹程咬金了，马上把他让到天字第一号。从家里拿来被褥给铺好了，小叶儿茶一沏，到了饭口，从包子铺给端来包子，孝敬程咬金真比亲爹还亲。程咬金这会可算找到吃饭地方了。时间过得可也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

程咬金坐了两年半的大牢，隋文帝杨坚晏驾，隋炀帝杨广登基。杨广是个无道的昏君，欺娘奸妹，鸩兄图嫂，弑父篡位，杀害忠良，听信奸佞，荒淫乱政。杨广登基之后，暴虐成性，大兴土木，贪酒好色，老百姓怨声载道。奸相宇文化及给杨广出谋划策，欲想宠络人心安定百姓，传下一道圣旨，把天下所有牢中的犯人放出，净牢大赦。隋炀帝杨广听其言传下旨意，大理寺行下文书，隋朝管辖的州、城、府、县遵旨而行。东阿县县令李连升接到文书一看，天子传旨净牢大赦，心说，这可是件大事，牢里的犯人必须得全放了，剩下一个就是抗旨不遵，那是掉头之罪呀！连忙吩咐手下人去叫牢头李二。小刀子李二赶紧来到县衙大堂，往地上一

跪，“请问老爷有何吩咐？”李连升说：“李二，大理寺行下文书，老主晏驾，新主登基，万岁传下旨意，天下净牢大赦。你赶紧回去把牢里的犯人全都放了，放完之后回禀本县。李二遵命回到南监，把犯人全放了，又回到县衙大堂，

“大老爷，小人已把犯人放走了。”李连升点头，“要是剩下一个，不但你有罪，就是本县也吃罪不起呀！”“大老爷您等等，我亲爹还没走哪！”李连升一愣，李二说：“您不知道。”说到这儿，李二眼圈儿一红，眼泪差点掉下来，想起这两年半，甭说伺候程咬金，就是每天这六屉包子，把从犯人身上搜刮的钱全花上也不够，还差点儿把媳妇卖了，“大老爷，您知道头三年半有个卖私盐的程咬金吗？他算是把我吃苦了，每天六屉包子吃着，小叶儿茶喝着，这份伺候就没法提了。您哪是给我送一个犯人哪？比我亲爹还难伺候。”李连升赶紧一挥手，“快去，把他放喽！”小刀子李二来到天字第一号，推门一看，程咬金躺在床上正睡觉哪。李二走到程咬金跟前，不敢大声嚷嚷，小声叫：“程大爷，您醒醒。”程咬金睡得真香，呼之不醒，叫之不应。李二急了，“我说爸爸，包子来了！”程咬金一翻身起来了，“拿来我用。”李二说：“程大爷，您先别说吃包子了，我给您道喜来啦！”程咬金哈哈大笑，因为他在牢里呆了两年多了，明白这里的规矩，牢头一给犯人道喜，这犯人第二天出大差，开刀问斩。程咬金用手一捋红胡须，“哦，李二呀，莫非说明天就出大差了吗？”李二连忙摆手，“不是。这回是真给您道大喜啦！老主晏驾殡天，新主登基坐位，传下一道旨意，净牢大赦。您可以回家了，您不高兴吗？”程咬金一

乐：“嘿嘿，我跟你说，这儿比我们家吃得好，我不走了。”李二直哆嗦，“别价，我的爹！您不走不行。您不走，甭说我，就是我们县大老爷也吃罪不起呀！”程咬金说：“让我走也行，我得见见你们县大老爷。”小刀子李二出南监撒腿就跑，见着县令李连升，“老爷，这程咬金不走哇！”李连升想了想：“这么办吧，你把他叫来，我跟他说说。”李二出县衙回到南监，然后陪着程咬金来到二堂。李连升一看，程咬金穿着罪衣罪裙，坐了两年半的大牢，不但一点不瘦，脸上还冒紫光。程咬金一抱拳，“哈哈！大哥，咱们二年多没见了。”李连升一听，心说，谁是你大哥呀，真是哭笑不得，“程咬金，你先坐下。”程咬金一点也不客气，坐下了。李连升说：“万岁有旨净牢大赦，你也得回家。”“回家？小子，我们家可没有南监好哇！”李连升双眉紧皱，“话虽如此，你就不想你的老娘吗？”一提老娘，程咬金难受了，别看他在外边浑，可是一个孝子。七尺高的男子汉，不能在老娘面前尽孝，让她老人家着急受苦，偌大年纪给人家浆浆洗洗，我得先回家看望母亲。想到这儿，就对李连升说：“这两年半小刀子李二对我不错，一天三顿包子。我可还没吃您一顿哪！临走了，您得给我送送行啊，给我来一桌上等酒席，陪着我喝两盅。大老爷有心不答应，怕他不走，‘来人哪！到对面酒楼叫一桌上等酒席。’时间不大，有人送来食盒，酒筵摆上了。程咬金刺溜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的功夫，吃下去多半桌，吃了个沟满壕平。李连升赶紧说：“那您走吧！”程咬金把罪衣解开：“这身罪衣罪裙我怎么回家，你得给我弄身新衣